

唐國史補 因話錄

李肇等撰

(原古典文學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日曆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字數 67,000

1957年4月第1版 1979年1月新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5,000

統一書號: 10186·64 定價: 0.33 元

## 出版說明

本書彙印唐人所作的筆記兩種。

《唐國史補》三卷，李肇撰。《新唐書·藝文志》說他做過翰林學士，著有《翰林志》一卷。王定保《唐摭言》說他元和中做過中書舍人。《唐國史補》是他做尚書左司郎中時寫的。書中所記載的，都是開元至長慶一百多年間的事情。

《因話錄》六卷，趙璘撰。他是唐德宗時宰相趙宗儒的姪孫，昭應尉趙伉的兒子，關中貴族柳氏的外孫。家世顯赫，多識朝廷典故，嫻於舊事。書中所記唐人故事頗為豐富，有些可與史傳相參證。

以上兩種筆記，為我們提供了唐代歷史、文學和社會風俗的史料，對文史研究工作者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唐國史補》係據《學津討原》本校點，又據《太平廣記》等書校勘；《因話錄》據《稗海》本校點，并用《唐語林》等書校勘。本書於一九五八年五月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現利用原紙型，改正了一些校點上的錯誤，予以重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 目 錄

出版說明	一
唐國史補	一—六
四庫全書提要	二
序	三
卷上	五
卷中	三
卷下	九
因話錄	六七—一二
卷一	六
卷二	七
卷三	八
卷四	九

目 錄

11

卷五

101

卷六

111

唐  
國  
史  
補

---

## 四庫全書提要

唐國史補三卷，唐李肇撰。肇有翰林志，已著錄。此書，其官尚書左司郎中時所作也。書中皆載開元至長慶間事，乃續劉餗小說而作。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條，下卷一百二條，每條以五字標題，所載如謂王維取李嘉祐水田白鷺之聯，今李集無之。又記霓裳羽衣曲一條，沈括亦辨其妄。又謂李德裕清直無黨，謂陸贄誣于公異，皆爲曲筆。然論張巡則取李翰之傳，所記左震、李汧、李廙、顏真卿、陽城、歸登、鄭綰、孔戣、田布、鄒待徵妻、元載女諸事，皆有裨於風教。又如李舟天堂地獄之說，楊氏穆氏兄弟賓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說諸典故，及下馬陵、相府蓮義，亦資考據。餘如撈捕盧雉之訓，可以解劉裕事；劍南燒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隱詩。可採者不一而足。自序謂：『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箔，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歐陽修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爲式，蓋於其體例有取云。

## 唐國史補序

唐尚書左司郎中李肇撰

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未有不因見聞而備故實者。昔劉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著爲傳記。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爲。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仍分爲三卷。

魯山乳兄子

崔顥見李邕

張說西嶽碑

兗公答參軍

劉迅著六說

玄宗幸長安

西國獻獅子

裴旻遇真虎

僞撰庚桑子

李白脫韓事

張旭答弟垺

王維取嘉句

張旭得筆法

李陽冰小篆

絳州碧落碑

胡雛犯崔令

王積薪聞棋	房氏子問疾
王摩詰辨畫	張果老衣物
白岑發背方	張公戲渾瑊
安祿山心動	楊妃好荔枝
百錢玩錦毬	玄宗思張公
臨淮代汾陽	蜀郡萬里橋
李翰論張巡	左震斬巫事
李唐諷肅宗	柳芳續韋書
李華含元賦	李翰借音樂
二李敍昭穆	李嶺稱族望
張說婚山東	王家號鍛鑊
楊氏居閨鄉	元次山稱呼
出家大丈夫	李勉投犀象
李廌有清德	李華賦節婦

○閨原誤作閨，  
據書中文改。



李端詩擅場	袁慘破賊事
鄒昂犯三怒	劉晏見錢流
母喜嚴武死	鄭損爲鄉葬
劉沮遷幸議	魚朝恩講易
淮水無支奇	佛法過海東
路嗣恭入觀	都盧緣檀歌
韓滉召徑山	黃三姑窮理
李丹與妹書	熊執易義風
劉頗償甕直	德宗恕尼哭
楊炎有崖谷	盧杞論官豬
王武俊決水	執朱泚使者
裴佶佯爲奴	李令能戢兵
于公異露布	李令勳臣首
埋懷村下營	韓滉自負米

張鳳翔被害

韓滉過大梁

盧杞爲奸邪

馬燧雪懷光

和解二勳臣

李馬不舉樂

盧邁撤鹽醋

包佶惡陳氏

顏魯公死事

高郢陷河中

寶申號鵲喜

三處士高卑

汴州佛流汗

德宗望雲雕

命馬繼祖名

徐州朝天行

伊李署子壻

李泌任虛誕

李氏子墜塔

療風醞蛇酒

烏鬼報王積

韋丹驢易龍

陽城裂白麻

裴延齡畫廟

韓臯劫呂渭

張造批省牒

張宏毅過驛

韋倫朝朔望

○鵲喜，新舊唐書  
本傳均作喜鵲。

韓陸同史幕 三評事除拜

諸道出界糧

右卷上凡一百三節

渾令喜不疑 韋臯次汾陽

韋太尉設教 高郢焚制草

揚穆分優劣 穆氏四子目

孟容拒宦者 德宗幸金鑾

行狀比桓文 閻吉州入道

韋事白方語 耻科第爲資

誤造鄭雲逵 何儒亮訪叔

陸羽得姓氏 顧況多輕薄

崔膺性狂率 劉圓假官稱

康崑崙琵琶 懸買米畫圖

京兆府筵饌 劉蕤理普潤

李惠登循吏

陽城勉諸生

置廣文館事

李實薦蕭祐

任迪簡呷醋

熊執易諫疏

應制排公在

崔叔清惡詩

馬暢宅大杏

曹洽殺小使

薛尚衍何祥

襄樣節度使

史牟殺外甥

鄭珣瑜罷相

王叔文揚言

鄭綱草詔事

謀始得邠公

劉闢爲亂階

韋李皆心疾

唐衢唯善哭

得草聖三昧

李約買蕭字

韓愈登華山

王先生名言

靈澈蓮花漏

百官待漏院

封山輒有雨

役者將化虎

鳩鳥久愈毒	犀牛解鳩毒
張氏三代相	高郢致仕制
苗夫人貴盛	李錡裂襟書
李銛自拘囚	裴垕報崔樞
憲宗問京尹	獨孤郁嘉墀
韋相叱廣宣	韋相拒碑誌
杜羔有至行	余長安復讎
孔戣論海味	侯高試縣令
毬場草生對	鄭陽武易比
王相注太元	蔣乂宰臣錄
陳諫閱染簿	求碑誌救貧
崔昭行賄事	夜不開女牆
王鐸散財貨	韓弘賊張圓
陳儀刺高洪	論害武相事

晉公祭王義	張仲方駁謚
李氏公慚卿	李愬用李祐
誅貶同晦朔	鑒虛煮脾法
盧昂瑟瑟枕	京師尙牡丹
郝玘食吐蕃	王忱百日約
公主降回鶻	趙太常精健
田孝公自殺	韋山甫服餌
僧薦重元閣	貯醋辟蛟龍
王彥伯治疾	宋清有義聲
王四舅一字	寶氏白麥麵
灞漣中浸黃	射雉兔之法
古屋東爲戶	故囚報李勉
妾報父冤事	

右卷中凡一百三節

近代宰相評	拜相禮優異
宰相判事目	臺省相呼目
兩省上事儀	中書參酌院
論僕射儀注	論尙書丞郎
申明同省敕	長名定留放
就私第注官	郎官判南曹
李建論選集	朱泚僞黃案
郎官分判制	敍諸曹題目
度支判出入	當直夜發敕
省中四軍紫	御史臺故事
御史擾同州	崔御史巡囚
御史給公券	御史爭驛廳
用使下御史	臺省相愛憎
內外諸使名	敍著名諸公

敍專門之學

張參手寫書

熊氏類九經

高定易外傳

董和通乾論

詩賜載叔倫

二文僧首出

韋應物高潔

李益著詩名

韓沈良史才

張登善小賦

敍近代文妖

敍進士科舉

禮部置貢院

曲號義陽子

宋濟答客嘲

宋五又坦率

敍時文所尙

裴冀論試題

二崔俱捷事

熊執易擅場

第果實進士

韓愈引後進

宋沆得徵調

李汧公琴名

雷氏琴品第

鄭宥調二琴

韓會歌妙絕



李舟著笛記	李牟夜吹笛
趙璧說五絃	李八郎善歌
于公嫂知音	于公順聖樂
曲名想夫憐	訛謬坊中語
敘諸茶品目	敘酒名著者
敘諸州精紙	貨賄通用物
談諧等所自	敘風俗所侈
飲酒四字令	敘博長行戲
董叔儒博經	敘古樗蒲法
敘舟楫之利	獅子國海舶
舟中鼠有靈	天官所書氣
虹蜺颺風母	人食雷公事
龍門人善游	杜邠公下峽
魚登龍門化	蠍爲主簿蟲

江東吐蚊鳥

裸然有人心

猩猩好酒屐

甘子不結實

揚州江心鏡

蘇州傷荷藕

宣州兔毛褐

越人娶織婦

造物由水土

善和坊御井

殺祠廟之弊

菹庫蔡伯喈

大摩尼議政

元義使新羅

李汭不受贈

虜帳中烹茶

維州復陷事

贊普妻名號

右卷下凡一百二節

## 唐國史補卷之上

凡一百三節

唐 李肇撰

元魯山自乳兒子，數日，兩乳湏流，兒子能食，其乳方止。

崔顥有美名，李邕欲一見，開館待之。及顥至，獻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乃不接之。

玄宗令張燕公撰華嶽碑，首四句或云一行禪師所作。或云碑之文鑿破，亂取之曰：『巉巖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仙掌。』

陸充公爲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怒，欲賈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充公曰：『卑吏犯某，請去官。』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伏其精峻。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中。』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班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脚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擇』

時？假有妨于刈穫，則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說，自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月，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長安西道中，繫于驛樹。樹近井，獅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果有龍出井而去。

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顧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爲也。』旻曰：『真虎安在乎？』

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叢薄中，果有真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慚愧，不復射虎。

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僞爲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聖賢書。

李白在翰林多沈飲。玄宗令撰樂辭，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鞵，上命小閹排出之。

張垞、張均兄弟俱在翰林。垞以尙主，獨賜珍玩，以誇于均。均笑曰：『此乃婦翁與女婿，固非天子賜學士也。』

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立○立，疑當作玄。性高致，得宋之間輞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源寺是也。維有詩

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盪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間言矣。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嘉、蔡邕，不足言也。』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及載。

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碧落碑。

梨園弟子有胡雛者，善吹笛，尤承恩寵。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將出。上遽曰：『朕與卿戲耳！』遂令曳出。纔至門外，立杖殺之。俄頃有敕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王積薪棋術功成，自謂天下無敵。將遊京師，宿于逆旅。既滅燭，聞主人媼隔壁呼其婦曰：『良宵難遣，可棋一局乎？』婦曰：『諾。』媼曰：『第幾道下子矣！』婦曰：『第幾道下子矣！』各言數十。媼曰：『爾敗矣！』婦曰：『伏局。』積薪暗記。明日覆其勢，意思皆所不及也。

韋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問之。延入臥內，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襪而後登，侍婢皆笑。舉朝以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爲美談。

王維畫品妙絕，于山水平遠尤工。今昭國坊庾敬休屋壁有之。人有畫奏樂圖，維執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謬。

天寶末，有人于汾晉間古墓穴中，得所賜張果老敕書手詔衣服進之，乃知其異。

白岑嘗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後爲淮南小將，節度使高適脅取其方，然終不甚效。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收其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

渾瑊太師，年十一歲，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曰：『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効。

安祿山恩寵寢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坐。詔令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

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杜甫養有之，而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有所自也。

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後人皆不知之。

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命高力士縊貴妃于佛堂前梨樹下。馬嵬店媼收得錦鞦一隻。相傳過客每一借翫，必須百錢，前後獲利極多，媼因至富。

玄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賫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辭刻于白石山屋壁間。

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壘也，舊士卒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之，精彩皆變。

蜀郡有萬里橋，玄宗至而喜曰：『吾常自知，行地萬里則歸。』

張巡之守睢陽，糧盡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衛縣尉李翰撰巡傳上之，因請收葬睢陽將士骸骨。又採從來論巡守死立節不當異議者五人之辭，著于篇。

肅宗以王夔爲相，尙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之地，誅求金帛，積載于後，與惡少年十數輩，橫行州縣間。至黃州，左震爲刺史，震至驛，而

門爲不啓，震乃壞鎖而入，曳巫者斬之階下，惡少年皆死。籍其緡錢巨萬，金寶堆積。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積資貨，以貸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當萬死。』朝廷厚加慰獎，拜震商州刺史。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對山人李唐于便殿。顧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見陛下。』肅宗涕泣。是時張氏已盛，不由己矣。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官。述卒後，所著書有未畢者，多芳與續之成軸也。

李華含元殿賦初成，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矣。以失節賊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魯山，極筆于權著。○著誤作者，據唐語林改正。作，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李贊皇嶠，初與李奉宸迴秀同在廟堂，奉詔爲兄弟。又西祖令璋，與信安王禕。○原作禕，誤，據新唐書本傳改正。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

李稹，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唯稱隴西李稹而不銜。



張燕公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爲親者，乃爲甲門。

四姓唯鄭氏不離滎陽，有岡頭盧，澤底李，士門崔，家爲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鈹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楊氏自楊震號爲關西孔子，葬于潼亭。至今七百年，子孫猶在閭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元結，天寶之亂，自汝墳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扞寇之功。結，天寶中，始在商餘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玗山，或稱浪士。漁者呼爲鰲。○原作鰲，誤，據新唐書改正。酒徒呼爲漫叟。及爲官，呼爲漫郎。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答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爲也。』

李汧公勉爲嶺南節度使，罷鎮。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而去。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宅，延至晏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潛度廣狹，以粗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江左之亂，江陰尉鄒待徵妻薄氏爲盜所掠，密以其夫棺告托于村媼，而後死之。李華爲哀節婦賦，行于當代。

郭曖，昇平公主駙馬也。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原作晏，誤，據太平廣記改正。詩成，有

荀令、何郎之句，衆稱妙絕，或謂宿構。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暖大出名馬金帛遺之。是會也，端擅場。送王相公之鎮幽朔，韓翃

○原作絃，誤，據太平

廣記改

擅場。送劉相之巡江淮，錢起擅場。

袁慘之破袁晁，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致闕下。慘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乃各遣答聲而釋之。

鄒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出，逢吉溫于街中，溫問『何此蒼遑？』答曰：『適與韋尙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云韋安石。』既而又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瑄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日觸犯三人，舉朝嗟歎，惟韋陟遂與之絕。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爲鞭算。居取便安，不慕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兼品。馬取穩健，不擇毛色。

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机按。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韋彝素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母喜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官婢矣！』

大歷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爲一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翁

然有仁義之聲。損則盧藏用外甥，不仕，鄉里號曰雲居先生。

代宗朝，百寮立班。良久，閣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宣示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相已下，不知所對，而倉遑頗甚。給事中劉不記名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屯兵無數，何不扞寇，而欲脅天子去宗廟！』仗內震聳，朝恩大恐駭而退。因罷遷幸之議。

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座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王。是日，百官皆在，縉不堪其辱，載獨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鎖，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鑊于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佛法自西土，故海東未之有也。天寶末，揚州僧鑒真，始往倭國，大演釋教，經黑海蛇山，其徒號過海和尚。

柳相初名載，後改名渾。佐江西幕中，嗜酒，好入酈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爲亂，陛下不信，試召之，必不入朝。』三伏中，遣詔使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渾入，雨泣曰：『公有大功，方暑而追，是爲執政所中。今少遷延，

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爲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嗣恭從之。代宗謂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載擅權累年。客有爲都盧緣橦歌諷其至危之勢，載覽而泣下。

韓晉公聞徑山，以爲妖妄，肩輿召至庭中，望其狀貌，不覺生敬，乃爲設食，出妻子以拜之。妻乃曰：『願乞一號。』徑山曰：『功德山。』後聞自杭至潤，婦人乞號，皆得功德山也。

杭州有黃三姑者，窮理盡性。時徑山有盛名，常倦應接，訴于三姑。姑曰：『皆自作也。試取魚子來咬著，寧有許鬧事！』徑山心伏。或云夏三姑。

李丹爲虔州刺史，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聞者以爲知言。

熊執易應舉，道中秋雨泥潦，逆旅有人同宿，而屢歎息者。問之，乃堯山令樊澤，將赴制舉，驢劣不能進。執易乃輟所乘馬，並囊中縑帛，悉與澤，以遂其往。詰朝，執易乃東歸。

澠池道中，有車載瓦甕，塞于隘路。屬天寒，冰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維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于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

而前。

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真一，納于掖庭。德宗卽位，召至別殿，告其父死。真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之。上曰：『焉有聞親之喪，責其哭踊？』遂令扶出，聞者殞涕。

德宗在東宮，雅知楊崖州。嘗令打李楷洛碑，釘壁以玩。及卽位，徵拜。炎有崖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爲之加敬。歲餘，頗倦。盧杞揣知而陰中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臣聞虢州有官猪數千，頗爲患。』上曰：『爲卿移于沙苑，何如？』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便。』德宗歎曰：『卿理虢州，而憂同州百姓，宰相材也。』由是屬意于杞，悉聽其奏。

五節度討魏州，王武俊來救，引水以圍，官軍樵採路絕。馬司徒求于武俊曰：『若開路，當退軍。』武俊曰：『我不會諸將討賊，不利而退，何詞以見天子？』遂令決水。官軍退三十里，復下軍營。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爲鄭縣丞。涇州之亂，有使走驢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聞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而問之。』果朱泚使朱滔也。

朱泚之亂，裴佖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佖貌寢，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非人奴，如

甘草者不疑。

李令軍逼神鹿倉，賊張光晟內應，晟乃得入，先斬光晟。又與駱元光爭功，寘毒以待，元光方食而覺，走歸營，不復更出。然晟功戢兵最大也。

德宗覽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左右六軍皆嗚咽。露布于公異之詞也。議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

德宗初復宮闕，所賜勳臣第宅妓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

司徒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因問其地名。答曰：『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至是果然。

韓晉公滉聞奉天之難，以夾練囊絨盛茶末，遣健步以進御。至發軍食，常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已下皆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亦招物議也。

張鳳翔聞難，盡出所有衣服，並其家人鈿釵枕鏡，列於小廳，將獻行在。俄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投鑑，鑑遂與判官由水竇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鑑家僮先知之，走告軍中，軍中計議迎鑑，遂遇害也。

韓晉公自江東入覲，氣概傑出。是時劉元佐在大梁，倔強難制。泚欲必致朝覲，結爲兄弟，入拜其親。駐車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元佐敬伏。乃使人密聽泚。泚夜問孔目吏曰：『今日所費多少？』詰責頗細，元佐笑而鄙之。

德宗既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遷，朝臣恐懼，皆有諫疏。上問李沂公曰：『盧杞何處奸邪？』勉曰：『天下以爲奸邪，而陛下不知，所以爲奸邪也。』

初，馬司徒面雪李懷光。德宗正色曰：『唯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凶逆。由此李、馬不叶。

李令嘗爲制將，將軍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大拜，二勳臣在朝，德宗令韓晉公和解之。每宴樂，則宰臣盡在，太常教坊音聲皆至，恩賜酒饌，相望于路。

李、馬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則執金

○金字下疑脫吾字。

聞奏，俄頃必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

樂？』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矣？』

包佶自○自字下疑脫爲字。陳少游所困，遂命其子曰：『意欲數代不與陳氏爲婚媾。』

顏魯公之在蔡州，再從姪峴家僮銀鹿始終隨之。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于魯公。公答曰：『老夫所記，唯諸侯朝覲之禮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嘗草遺表，及自爲墓誌祭文，以置座隅，竟遇害于龍興寺。

李懷光之反，高貞公陷于河中，與呂鳴岳、張延英謀誅之。事洩，二將遇害，懷光執之于庭，辭氣不撓。又說懷光子璿，駐軍四十七日。時李少保鄭，亦在險中。

寶參之敗，給事中寶申止于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鵲喜。』○據新舊唐書本傳，鵲喜應作喜鵲。遂賜死。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綱居閩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流汗。節帥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復起輪齋梵。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乃令官爲簿書，籍其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佛汗止矣！』所入蓋巨萬計，悉以贍軍。

德宗幸梁洋，唯御騾馬號望雲騾者。駕還京，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廐中，貴戚多圖寫之。

馬司徒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繫祖也。



張建封自徐州入覲，爲朝天行，末句云：『賴有雙旌在手中，鑊鄺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說。

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爲判官，奏曰：『臣不敢學交質罔上。』德宗從之。

李相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傾之未畢，闔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略無忤色。

李氏子爲千牛，與其儕類登慈恩寺塔，窮危極險，躍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挂釘，風搖久而未落。同登者驚倒檻內不能起。院僧巡望急呼，一寺皆出以救，連衣爲繩，久乃取之下，經宿乃蘇。李丹之弟患風疾，或說烏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醃以麴蘖，憂憂蛇聲，數日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之，斯須悉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裴中令爲江陵節度使，使軍將譚弘○弘疑當作弘，下同。受、王稹往嶺南充使。向至桂林館，爲羣鳥所噪，王

稹以石擊之，鳥中腦而墜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稹先行去，戒迺遲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令夢譚弘受言：『在道爲王稹所殺，掠其錢物，委屍在竹林中。兩日內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箠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擊鳥之事，乃是烏

鬼報讎也。

韋丹少在東洛，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龍，繫之橋柱，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丹問曰：『幾千錢可贖？』答曰：『五千文。』丹曰：『吾祇有驢直三千，可乎？』曰：『可。』于是與之。放龍水中，徒步而歸。後報恩，別有傳。

陽城爲諫議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齡爲相。城曰：『白麻若出，吾必裂之而死。』德宗聞之以爲難，竟寢之。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鵬，羣鳥噪之，以獻上。上知衆怒如是，故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韓臯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人。是時呂渭草敕，臯憂恐問曰：『改何官？』渭不敢告。臯劫之曰：『與公一時左降。』渭急，乃告之。臯又欲訴于宰相，渭執之，奪其鞶笏，恟恟至午後三刻乃止。

貞元中，度支欲斫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小樹。先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東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惟用資行者，抑亦曾蔭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蒂，須存百代。

之規。況神堯入關，先駐此樹；玄宗幸嶽，見立豐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邵伯所憩，尙自保全；先皇舊遊，寧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狀牒上度支使，仍具奏聞，遂罷。造尋入臺。

李汝爲商州刺史，渭南尉張宏毅過商州，汝意謂必來于我，以請饋口。須臾，吏報宏毅發去矣。汝曰：『未嘗有也。』及拜御史中丞，首請爲監察御史，于是宏毅有時望。

韋倫爲太子少保致仕，每朝朔望，羣從甥姪，候于下馬橋，不減百人。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其年輩相遠。愈聞而答曰：一作周『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布于長安。本一

韓令爲宣武軍節度使，張正元爲邕管經略使，王宗爲壽州刺史，皆自試大理評事殊拜。本寺移牒釀光寺錢，相次而至，寺監爲榮。

貞元十五年，討吳少誠，始令度支供諸道出界糧。元和十年，又加其數矣。

唐國史補卷之中 凡一百三節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一郡一鎮，有兵必姑息之，唯渾令公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必不疑我也。』

郭汾陽再收長安，任中書令，二十四考，勳業福履，人臣第一。韋太尉臯鎮西川，亦二十年，降土蕃九節度，擒論莽熱以獻，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韋太尉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熟綵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又各給錢一萬，死葬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富贍之，遠來者將迎之。極其聚斂，坐有餘力，以故軍府寢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爲月進，終致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高貞公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公獨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室。』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概，不相上下。或言，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以此爲優劣。

穆氏兄弟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言粹而

少用；賞爲乳腐，言最凡固也。

許孟容爲給事中，官

○官誤，應作官。

者有以台座誘之者，拒而絕之，雖不大拜，亦不爲患。

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日有衣作否？』餘慶對曰：『無之。』乃賜百緡，令作寒服。

劉太真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物議囂騰。後坐貢院任情，責及前事，乃貶信州刺史。

闔閭爲吉州刺史，表請入道，賜名遺榮，隸桃源觀，朝端盛賦詩以贈之。戎昱詩云：『廬陵太守近隳官，月魄初朝五帝壇。』

國子司業韋聿，皐之兄也，中朝以爲戲弄。嘗有人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

權相爲舍人，以聞望自處，嘗語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爲資。』鄭雲逵戲曰：『更有一人。』遽問：『誰？』答曰：『韋聿者也。』滿座絕倒。

鄭雲逵與王彥伯鄰居，嘗有客來求醫，誤造雲逵門。雲逵知之，延入與診候曰：『熱風頗甚。』客又請藥方。雲逵曰：『某是給事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客驚走而出。自是京城有乖宜者，皆曰熱風，或云卽劉俛也。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白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揮霍，需曰：『既是同房，便令引入就宴。』姊妹妻女並在座焉。儒亮食畢徐出，需細審之，乃何氏子也。需大笑。儒亮歲餘不敢出，京師自是呼爲何需郎中。

竟陵僧有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令姓陸名羽，字鴻漸。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茶術尤著。鞏縣陶者多爲甕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與顏魯公厚善，及元真子張志和爲友。羽少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日在他處聞禪師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詩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盞，不羨黃金疊。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貞元末卒。

吳人顧況，詞句清絕，雜之以談諧，尤多輕薄。爲著作郎，傲毀朝列，貶死江南。

崔膺性狂率，張建封美其才，引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呼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其監軍使曰：『某與尙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諾。』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復曰：『某有請。』監軍曰：『唯。』却請崔膺。合座皆笑，然後得免。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抑揚曰：『大理評事劉圓。』沆甚奇之。

韋應物爲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亂，得國工康崑崙琵琶，至是送官，表奏入內。

江淮買人，積米以待踊貴，圖畫爲人持錢一千買米一斗，以懸于市。揚子留後徐粲杖殺之。

德宗非時召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畢。或問曰：『何速？』吏對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鐘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也。』

劉潼拔涿州兵數千歸朝，法令齊整，雞犬無遺。受○受疑應作授行秦州刺史，理普潤，軍中不置更漏，

不設音樂，士卒疾者策杖問之，死者哭之，時人疑其奸雄，後拜節度而卒。

李惠登自軍校授隨州刺史，自言：『吾二名，唯識惠字，不識登字。』爲理清儉，不求人知。兵革之後，闔境大化，近代循吏，無如惠登者。

國子監諸館生，滄雜無良。陽城爲司業，以道德訓喻，有遺親三年者勉之歸覲，由是生徒稍變。

自天寶五年置廣文館，至今堂宇未起，材木堆積，主者或盜用之。

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稅。肅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爲謝狀，實秉筆者有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

宗。聞居喪禮，屈指以待。及釋服，明日以處士拜拾遺。祐雖工文章，善書畫，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軍饑後至，當飲觥酒，軍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泣。後景略因爲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爲軍使，後至易定節度使。時人呼爲呷醋節帥。

熊執易爲補闕，上疏極諫，竊示僚友歸登。登慘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怒，恐足下不足以獨當也。』

德宗晚年絕嗜慾，尤工詩句，臣下莫可及。每御製奉和，退而笑曰：『排公在。』俗有投石之兩頭置標，號曰排公，以中不中爲勝負也。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呼爲准敕惡詩。

馬司徒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寶文場。文場以進。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屋木盡拆入內也。

姚南仲滑州苦於監軍使薛盈珍，遣部將曹洽奏論盈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盡言于上，至滋水驛，夜半先殺小使，乃自殺，絨遺表于囊中。



于司空頤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闢薛尚衍監其軍。尚衍至，頤用數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後旬日，請出遊，及暮而歸，帟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又列轎車五十乘，實以綾綵，尚衍領之而已，亦不形言。頤歎曰：『是何祥也！』

襄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頤爲帥，多酷暴，鄭元鎮河中，亦虐，遠近呼爲襄樣節度。

史牟權鹽于解縣，初變權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從牟檢哇，○哇疑當作哇拾鹽一顆以歸。牟知立杖殺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閣內。珣瑜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出，自是罷相。

王叔文以度支使設食于翰林中，大會諸闈，袖金以贈。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于苑中射兔，上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乃丁母憂。

順宗風嚙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詔。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

憲宗固英主也，然始卽位得杜邠公，大啓胸臆，以致其道，作事謀始，邠公之力也。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之記。初，劉闢有心疾，人自外至，輒如吞噎之狀。同府崔佐時體甚肥碩，闢據地而吞，皆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爲亂。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遇毒，鑊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靈府也，爲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每一發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坐不樂，主人爲之罷宴。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蕭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匾于小亭以翫之，號爲蕭齋。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羅浮王先生，人或問爲政難易。先生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道否？』先生曰：『直則同。』

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

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晝夜十二沈，爲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亦無差也。

舊百官早朝，必立馬于望仙建福門外，宰相于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制待漏院。京輔故老言：每營山陵封輒雨，至少霖淫亦十餘日矣。

元和初，洪崖治有役者，將化爲虎，羣衆呼，以水沃之，乃不得化。或問荅谿子：『是何謂也？』答曰：『陽極而陰，晦極而明，爲雷爲電，爲雪爲霜，形之老之死之，八竅者耶，九竅者胎，推遷之變化也。燕雀爲蛤，野雞爲蜃，蝦蟆爲鵒，蠶蛹爲蛾，蚯蚓爲百合，腐草爲螢火，烏足之根爲蟻，久竹生青甍，田鼠爲鴛，老獺爲猿，陶蒸之變化也。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雞爲雄，男子爲女人，爲蛇爲虎，耗亂之變化也。是必生化而後氣化，氣化而後形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道德者窮焉。』

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茯苓千歲爲琥魄，琥魄千歲爲璿玉，愈久則愈精也。鸛鳥千歲爲鳩，愈老則愈毒也。

南中山川，有鳩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蟲水弩之處，必有鸛鷀，及生可療之草。

張氏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原誤作弘，據舊唐書本傳改正。下同。靖。國朝已來，祖孫三代爲相，唯此一家。弘靖既拜，

薦韓臯自代。韓氏休生混，混生臯，二代爲相，一爲左僕射，終不登廊廟。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河東也，其夫延賞也，其子宏靖也，其子壻韋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衿自書箴權

○原誤作權，據唐語林改正。

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

曰：『結之衣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爲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從容受極刑矣。吾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三日大霧不開，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敕京兆府收葬之。

李錡，錡之從父兄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長幼，量其頸爲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聞而愍之，薄貶而已。

裴相垍嘗應宏詞，崔樞考不中第。及爲相，擢樞爲禮部侍郎，笑而謂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此言戲耳！』

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幾員？』李吉甫對曰：『京兆尹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

時人謂之善對。

獨孤郁，權相子壻，歷掌內職，綸詔，有美名，憲宗嘗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興女壻。』

韋相貫之爲尚書右丞，入內，僧廣宣贊門曰：『竊聞閣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不軌之言！』命紙草奏，僧恐懼走出。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卒，造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將圖不朽，積繒帛萬匹，請於韋相，貫之舉手曰：『寧餓死，不苟爲此也。』

杜羔有至行，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營鞠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兒。』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來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廟，日夜悲泣，忽覩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後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詢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歲餘，指其邱壠，因得歸。羔至工部尚書致仕。

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讎』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埒當國，李刑部鄭司刑，事

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江淮海味無堪，道路擾人，並其類數十條上。後欲用戣，上不記名，問裴晉公，不能答。久之方省，乃拜戣嶺南節度使。有殊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竄者，子女皆爲嫁之。

李遜爲衢州刺史，以侯高試守縣令。高策杖入府，以議百姓，亦近代所難也。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爲之啓齒。

鄭陽武常言欲爲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比以人事。又云：『元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畫之，俱恨未能。』

王相注太元經，常取以下，自言：『所中多于易筮。』

蔣乂撰宰臣錄，每拜一相，旬月必獻一卷，故得物議所嗤。

陳諫者，市人，強記。忽遇染人歲籍所染綾帛尋丈尺寸，爲簿合圍，諫泛覽悉記之。州縣籍帳，凡所一閱，終身不忘。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有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見救？』逢笑曰：『適有人走馬呼醫，立可待否？』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

不記名姓。

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會其朝退，深歎曰：『崔昭何人，衆

口稱美，此必行賄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竟，聞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聞者，將

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秣馬餼僕。姑曰：『前何倨而後何恭

也？』及入門，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學院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昭贈官緇千匹。

呂元膺爲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牆已鏤，守陴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

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明日擢守陴者爲大職。

王鏐累任大鎮，財貨山積，有舊客誠鏐以積而能散之義。後數日，客復見鏐，鏐曰：『前所見

敎，誠如公言，已大散矣！』客曰：『請問其目。』鏐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壻各與千貫

矣！』

張圓者，韓宏舊吏。初宏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乃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

遣，次八角店，白日殺之，盡收所賂而還。

于頔任高洪，苛刻剝下，一道苦之。小將陳儀，白日袖刃，刺洪于府，羣胥奔潰，洪走案庫而伏，

中刃七八不死。

武相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請不窮究。唯尙書左丞許孟容奏言：『當罪京兆尹，誅金

吾鋪官，大索求賊。』行行然有前輩風采。時京兆尹裴武問吏，吏曰：『殺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賊張晏輩。

裴晉公爲盜所傷刺，隸人王義扞刃死之。公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有二三。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及卒，太常議諡，度支郎中張仲方駁曰：『吉甫議信不著，又興兵戎，以害生物，不可美諡。』其子上訴，乃貶仲方。

李載者，燕代豪傑。常臂鷹攜妓以獵，旁若無人，方伯爲之前席，終不肯任。載生栖筠，爲御史大夫，磊落可觀，然其器不及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柔而多智。『公慚卿，卿慚長』近之矣。吉甫生德裕，爲相十年，正拜太尉，清直無黨。

李司空愬之討吳元濟也，破新柵，擒賊將李祐，將斬而後免之。解衣輟食，與祐臥起帳中半歲，推之肝膽，然後授以精甲，使爲先鋒，雖祐妻子在賊中，愬不疑也。夜冒風雪，行一百六十里，首縛元濟而成大功，乃祐之力也。

德宗建中元年，貶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貶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貶御史中丞嚴郢，四年貶御史中丞楊瑒，皆四月晦，談者爲異。及元和擒劉闢、李錡、吳元濟，行大刑者，皆十一月朔，豈偶然



耳。

鑒虛爲僧，頗有風格，而出入內道場，賣弄權勢，杖殺于京兆府。城中言鑒虛善煮羊脾，傳以爲法。

盧昂主福建鹽鐵，贓罪大發，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牀承之。御史中丞孟簡案鞠旬月，乃得而進。憲宗召市人估其價直，或云：『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瑟瑟也。』

京城貴遊，尙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爲恥。執金吾鋪官園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元和末，韓令始至長安，居第有之，遽命斫去曰：『吾豈效兒女子耶！』

郝珣鎮良原，捕吐蕃而食之，西戎大懼。憲宗召欲授鉞，睹其老耄乃止。

王忱爲蓋屋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而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有三：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非此，臂可折，約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

太和公主出降回鶻，上御通化門送之，百僚立班于章敬寺門外。公主駐車幕次，百僚再拜，中使將命出幕，答拜而退。

長慶初，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伏其精健。右常侍李益笑曰：『是僕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田令既爲成德所害，天子召其子布于涇州，與之舉哀，而授魏博節度。布乃盡出妓樂，捨鷹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足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報，密爲遺表，伏劍而終。

韋山甫以石流黃濟人嗜欲，故其術大行，多有暴風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爲神仙之儔。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遍告人曰：『山甫老病而死，死而速朽，無小異于人者。』

蘇州重元寺閣，一角忽墜，計其扶薦之功，當用錢數千貫。有遊僧曰：『不足勞人，請一夫斫木爲楔，可以正也。』寺主從之。僧每食畢，輒持楔數十，執柯登閣，敲啄其間，未逾月，閣柱悉正。

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數十甕，恐爲蛟龍所伏，以致雷霆也。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時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少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皆飲之而去。翌日，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

宋清賣藥于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揚州有王生者，人呼爲王四舅，匿跡貨殖，厚自奉養，人不可見。揚州富商大賈，質庫酒家，得王

四舅一字，悉奔走之。

寶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厚斂羣從數宅之資，供白麥麵，醫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數歲，未嘗生疾。其後有奴告其謬妄，所輸麵乃常麥，非白麥也。羣從諸宅，一時暴熱皆發。故老言五十年前，多患熱黃，坊曲必有大署其門，以烙黃爲業者。灞澇水中，常有蜃至暮去者，謂之浸黃。近代悉無，而患腰腳者衆耳。疑其茶爲之也。

凡射知雉兔頭腳之法云：先以加其頭，次滅其腳。以見腳除頭，以本頭除腳。飛者在上，走者在下。

古之屋室，中爲牖，東爲戶。故今語曰：『二十三日正南，二十五日當戶。』

或說天下未有兵甲時，常多刺客。李汧公勉爲開封尉，鞠獄，獄囚有意氣者，感勉求生，勉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秩，客游河北，偶見故囚。故囚喜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纜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之。勉杖衣乘馬而逸。比夜半，行百餘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敢夜行？』勉因話言。言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貞元中，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忽爾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至于此，今報矣！』請歸，泣涕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二子喉而去。

## 唐國史補卷之下

凡一百二節

宰相自張曲江之後，稱房太尉、李梁公爲重德。德宗朝，則崔太傅尙用，楊崖州尙文，張鳳翔尙學，韓晉公尙斷，乃一時之風采。其後貞元末年，得高貞公郢。○原作鄭，誤，據新唐書改正。門下，亦足坐鎮風俗。

憲宗朝，則有杜邢公之器量，鄭少保之清儉，鄭武陽之精粹，李安邑之智計，裴中書之秉持，李僕射之強貞，韋河南之堅正，裴晉公之宏達，亦各行其志也。

別本，一時之風采下，作「其後天子少，陸忠州每常有別受顧問者，未平得高貞公。」其下並同。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僚問疾，有司就私第設幕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至五六百炬者，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衆少皆撲滅以避之。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黃勅既行，下有小異同曰帖黃，一作押黃。

宰相相呼爲元老，或曰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尙書丞郎郎中相呼爲曹長。外郎御史遺補相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侍御史相呼爲端公。

兩省謫起居郎爲蠅頭，以其立近石蠅也。中書門下官並于西省上事，以便禮儀。五品已上，宰

相送之，仍並廊參。

長慶初，上以刑法爲重，每有斷大獄，又令中書舍人一員參酌而出之，百司呼爲參酌院。

南省故事，左右僕射上，宰相皆送，監察御史捧案，員外郎奉筆，殿中侍御史押門，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而朝論以爲臣下比肩事主，儀注太重，元和已後，悉去舊儀，唯乘馬入省門如故。上訖，宰相百僚會食都堂。

國初至天寶，常重尙書，故房梁公言李緯好髭鬚，崔日知有望省樓，張曲江論牛仙客，皆其事也。兵興之後，官爵寢輕，八座用之酬勳不暇，故今議者以丞郎爲貴。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尙書，其子嗣復歷郎署，兄弟分曹者亦數家。

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縣長名，以定留放。時李林甫知選，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

『就中乞一人賣之。』于是放選勝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囑寧王，且放冬集。』

裴僕射遵慶，

○慶誤爲度據太平廣記改正

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宅注官，自宣平坊勝引仕子以及東市

西街，時人以爲盛事。

長慶初，李尙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

亦速畢也。

李建爲吏部郎中，常言于同列曰：『方今俊秀，皆舉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又集，乃尉兩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翊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歷試。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者多之。

吏部甲庫，有朱泚僞黃案數百道，省中常取戲玩，已而藏之。柳闢知甲庫，白執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賦，其制尙矣。

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下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

○原誤作下，據唐語林改。

行刑戶，不博

前行駕庫。』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貞元已後，方有使額也。

郎官當直，發敕爲重。水部員外郎劉約直宿，會河北繫囚，配流嶺南，夜發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嶺南，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奏，約乃出官。

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譁爲四軍紫。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大夫中丞入三院，罰直盡放，其輕重尺寸由于吏人，而大者存之黃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終食，惟刑部郎官得終之。

王某云往年任官同州，見御史出按回，止州驛，經宿不發，忽索雜案，又取印歷，鑲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哂，乃因庖人以通憲胥，許百緡爲贈。明日未明，已啓驛門，盡還案牘。御史乘馬而去。

崔蘧

○蘧，舊唐書德宗紀作蘧。

爲監察，巡囚至神策軍，爲吏所陷，張蓋而入，諷軍中索酒食，意欲結歡。寶文

場怒奏，立敕就臺，鞭于直廳而流血，自是巡囚不至禁軍也。

寶應二年，大夫嚴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給公券。

元和中，元稹爲監察御史，與中使爭驛廳，爲其所辱。始敕節度觀察使，臺官與中使先到驛者處上廳，因爲定制。



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其後名號益廣。

大抵生于置兵，盛于興利，普於銜命，于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歷中，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有太清宮使、太微宮使、度支使、鹽鐵使、轉運使、知縣使、宮

苑使、閑

○原誤作閑，據舊唐書職官志改正。

廐使、左右巡使、分察使、監察使、館驛使、監倉使、左右街使，外任則有節

度使、觀察使、諸軍使、押蕃使、防禦使、經略使、鎮遏使、招討使、權鹽使、水陸運使、營田使、給

納使、監牧使、長春宮使、團練司使、黜陟使、撫巡使、宣慰使、推覆使、選補使、會盟使、冊立使、

弔祭使、供軍使、糧料使、知糴使，此是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屬之使。舊爲權臣

所管，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

開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稱者，燕公、曲江、太尉、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亮公、王右

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傅、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顏魯公。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

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

戴容州。二人連言者，岐薛、姚宋、

亦曰蘇宋。

燕許、

大手筆。

元王、

常楊、制。

蕭李。

文。

又有羅鈴、吉

網、酷吏羅希爽、吉溫。員推、韋狀。龍吏員結、韋元甫。又有四變、四凶。

大歷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刁彝、仲子陵、韋彤、裴蔭講禮，章廷珪，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歷算則董和，名徽憲，宗廟諱。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謂讀書不如寫書。

熊執易類九經之義，爲化統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獻，卒于西川。武相元衡欲寫進，其妻薛氏慮墜失，至今藏于家。

高定，貞公郢之子也。爲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三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年七歲，讀書至牧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年二十三，爲京兆府參軍卒。

董和，究天地陰陽歷律之學，著通乾論十五卷成。至荆南，節度裴冑之間，董生言曰：『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

差十三度矣。』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于容州，天下榮之。

楚僧靈，律行高潔，而能爲文。吳僧皎然，亦名晝，

○原誤作晝，據全唐詩改正。

盛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

宗降使取其遺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坐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畫爲圖障。又有云：『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

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爲樂曲。

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

張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近代有造謗而著書，雞眼、苗

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僮而善章句者，

郭氏奴。

不記名。

皆文之妖也。

進士爲時所尙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爲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爲俗亦弊。

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

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

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書其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會。大醺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

闈。

○闈誤作闕，今從太平廣記改正。

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罷耗。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

執業而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是大略也。其風俗繫于先達，其制置存于有司，雖然，賢士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張鷟

○鷟誤作鷟，今從太平廣記改正。陽、元

魯山有焉，劉闢、元儵有焉。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爲士子所輕詆，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中，則有劉長卿、袁成用分爲朋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至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猶以廣文生登第，自後乃羣奔于京兆矣。

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雲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由緋袍子紫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宋濟老于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

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五免坦率否？』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尙黨，大歷之風尙浮，貞元之風尙蕩，元和之風尙怪也。

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使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

崔元翰爲楊崖州所知，欲拜補闕，懇曰：『願得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亦不曉呈試，故先求題目爲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敖盛氣白侍郎曰：『若試白雲起封中賦，敖請退。』侍郎爲其所中，愕然換其題，是歲二崔俱捷。

熊執易通于易理，會建中四年，試易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拊，傾動場中，乃一舉而捷。

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之目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取其實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後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其升降義趣，直方多則而效之。

韓愈引致後進，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爲也。

宋沆爲太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亡徵調，沆乃考鐘律而得之。

李汧

○原作汧，據新唐書改正。

公雅好琴，常斲桐，又取漆桶爲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

泉，一名韻磬，自寶于家。

京師又以樊氏、路氏琴爲第一。路氏琴有房太尉石枕，損處惜之不理。

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

張相宏靖，少時夜會名客，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商則商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汎聲、祝聲。

韓會與名輩號爲四變，會爲變頭，而善歌妙絕。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鑑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維舟吹之，寥亮逸發，上徹雲表。俄有客獨立于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而吹，甚爲精壯，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擗，其笛應聲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記，疑其蛟龍也。

李牟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又俄頃，舟人買客，皆怨歎悲泣之聲。

趙壁彈五絃，人問其術，答曰：『吾之于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

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絃之爲壁，壁之爲五絃也。」

李袞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爲盛會。給言表弟，請登末坐，令袞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頃命酒，昭曰：「欲請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囁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羅拜階下。

于頔司空，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于簾下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絕無琴韻。」

于司空頔，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獨一卒舞于其中，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言雖該諧，一時亦有謂也。頔又令女妓爲六佾舞，聲態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相承不改耳。」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語訛爲蝦蟆陵。

今荆襄人呼堤爲堤，晉絳人呼梭爲莖，七戈反關中人呼稻爲討，呼釜爲付，皆訛謬所習，亦曰坊中語也。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笋，

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蕊、茶荈、筴，福州有方山之露一作生牙，夔州

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遷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笋，婺州有東白，睦州有

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牙，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

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

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一本作富平之石梁春，劍南之燒香春。

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揚之六合牋，韶之竹牋，

蒲之白薄、重抄，臨川之滑薄。又宋毫間有織成界道絹素，謂之烏絲欄、朱絲欄，又有繭紙。

凡貨賄之物，侈子用者，不可勝紀。絲布爲衣，麻布爲囊，氍帽爲蓋，革皮爲帶，內邱白甕甌，端

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

初，諛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顓語自賀蘭廣、鄭涉。近代詠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紆，隱語有張

著，機警有李舟、張彥，歇後有姚峴、叔孫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著。

長安風俗，自貞元侈于遊宴，其後或侈于書法圖畫，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



所蔽也。

古之飲酒，有盃盤狼籍、揚解絕纓之說，甚則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鄧

宏慶始創『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大備，自上及下，以爲宜然。大抵有

律令，有頭盤，有拋打，蓋工於舉場，而盛於使幕。衣冠有男女雜履烏者，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

立將校而坐婦人，其弊如此。又有繫○繫應作繫毯、敗獵之樂，皆溺人者也。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黃黑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變于

雙陸。天后夢雙陸而不勝，召狄梁公說之。梁公對曰：『宮中無子之象是也。』後人新意，長

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喻時事焉。

○監險易喻時事焉七字，唐語林作鑿險易者喻時事焉，按以唐語林爲是。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就翫，至有廢慶弔、忘寢休、輟

飲食者。及博徒是強名爭勝謂之撩一作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一作子頭。有

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渾鎬、崔師本首出。圍棋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

一本作韋延祐。○唐語林作韋延祐。楊芑首出。如彈棋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一局並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于時。

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

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者爲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采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擲爲三，梟爲二；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即汴河也入河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三峽、河之三門、南越之惡谿、南康之贛石，皆

險絕之所，自有本處人爲篙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發白帝，暮徹江陵』。四月五月爲尤險時，故曰『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灩澦大如樸，瞿塘不可觸』。揚子、錢塘二江者，則乘兩潮發權，舟船之盛，盡于江西，編蒲爲帆，大者或數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潮信。一本作信風。

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烏信，五月有麥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則大歷、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爲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之水居頗多，與邑殆相半。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奏商聲樂，從婢僕，以據

桅樓之下，其間大隱，亦可知矣。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爲之喧闐。有蕃長爲主領，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舶脚，禁珍異，蕃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舶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爲信。舶沒，則鴿雖數千里亦能歸也。

舟人言鼠亦有靈，舟中羣鼠散走，旬日必有覆溺之患。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締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之中，觀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說氣也。

南海人言，海風四面而至，名曰颶風。颶風將至，則多虹蜺，名曰颶母。然三五十年始一見。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雷公秋冬則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狀類鳧。又云與黃魚同食者，人皆震死。亦有收得雷斧、雷墨者，以爲禁藥。一作以爲藥石。

龍門人皆言善游，于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于河濱，終爲水溺死也。

近代杜邪公自西川除江陵，五月下峽，官舟千艘，不損一隻。舊語曰：『五月下峽，死而不弔。』此特邪公之洪福，自古未之有也。

舊言春水時至，魚登龍門，有化龍者。今邪晉山穴間龍蛻骨角甚多，人採以爲藥，有五色者。

劍南元無蠟，嘗有人任主簿，將蠟之任，而有之，今呼爲主簿蟲也。

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鳴應作鳴。夏則夜鳴，吐蚊於叢葦間，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蚊子樹，

實類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空殼矣。

劍南人之採猓獫者，獲一猓獫，則數十猓獫可盡得矣。何哉？其猓獫性仁，不忍傷類，見被獲者，衆族而啼，雖殺之，終不去也。噫，此乃獸之狀人之心也。樂羊食其子，史牟殺其甥，則人之狀獸之心也。

猩猩者好酒與辰，人有取之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罵曰：『誘我也！』乃絕走遠去，久而復來，稍稍相勸，俄頃俱醉，其足皆絆於辰，因遂獲之。或有其圖而贊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周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何如箕山，高臥養真。』

羅浮甘子，開元中方有，山僧種于南樓寺，其後常資進貢。幸蜀奉天之歲，皆不結實。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中所鑄也。或言無有百鍊者，或至六七十鍊則已，易破難成，往往有自鳴者。

蘇州進藕，其最上者名曰傷荷藕。或云：『葉甘爲蟲所傷。』又云：『欲長其根，則故傷其葉。』近多重臺荷花，花上復生一花，藕乃實中，亦異也。有生花異，而其藕不變者。

宣州以兔毛爲褐，亞于錦綺，復有染絲織者尤妙，故時人以爲兔褐真不如假也。

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爲江東節制，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婦以歸，歲得數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競添花樣，綾紗妙稱江左矣。

凡物由水土，故江東宜紗綾宜

○宜字，據太平廣記校補。

紙者，鏡水之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後

文綵煥發。鄭人以榮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齊人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井重數倍。

善和坊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水，地卑水柔，宜用盥澣。開元中，日以駱駝數十馱入內，以給六宮。

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祠廟焉。爲人禍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葉流出，好事者因目爲流桂泉，後人乃立棟宇，爲漢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爲伍員廟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謂之五髯鬚神。如此皆言有靈者多矣。

江南有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乃往，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曰：『何？』曰：『陸鴻漸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曰：『何？』吏曰：『蔡伯嗜。』刺史

大笑曰：『不必置此。』

回鶻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爲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飲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西市商胡橐，其源生於回鶻有功也。

元義方使新羅，發雞林洲，遇海島上有流泉，舟人皆汲攜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舟師遽曰：『龍怒。』遂發。未數里，風雨雷電皆至，三日三夜不絕。及雨霽，見遠岸城邑，問之，乃萊州也。

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爲之贈。唯李訥爲判官，一無所受，深爲同輩所嫉。

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爲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蕲門者，此昌明者，此溫湖者。』

吐蕃自貞元末失維州，常惜其險，百計復之。乃選婦人有心者約曰：『去爲維州守卒之妻，十年兵至，汝爲內應。』及元和中，婦人已育數子，蕃寇大至，發火應之，維州復陷。

西蕃呼贊普之妻爲朱蒙。

唐國史補卷之下終

因

話

錄

---

# 因話錄卷第一

唐員外郎趙璘撰

## 宮部

玄宗柳婕妤，余母之叔，曾祖姑也。生延王玢。婕妤有學問，玄宗甚重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

親，外家皆關中貴族。』柳氏乃尚書右丞範之女，睦州刺史齊物之妹也。

柳氏姻眷，奕葉貴盛，而人物盡高，方與公、康城

公，皆北史有傳。睦州刺史諱齊物，尚書右丞之子。右丞諱範，國史有傳，少而俊邁，風格精異，能爲江南折桂舊生，詠調精絕，見媚於時。自周隋已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婦陳者，姿藝俱美，爲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詣之，悅焉。婦

陳曰：『第中有錦帳三十重，即奉事終身。』蓋將以斯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席帳以行。婦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爲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常聞婦陳名，訪之。及召入宮，涕泣稱癘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強

也，許其歸。因語曰：『我聞柳家多賢子女，可以稱內職者，可言之。』婦陳以睦州君女弟對。遂納之，立婕妤，生延王及一公主焉。睦州君閨門士行，爲官政績，載於家傳，此偶因婦陳事書之。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

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

之曰：『真我兒也。』

安祿山入觀，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玄宗無言。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

密謂太子曰：『吾非不疑，但此胡無尾，汝姑置之。』



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樁。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爲樁者，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嚙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即柳晨之母。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尙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尙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即以書急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勲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列於左：

維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

進奏院官傅濤，敢昭告于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策，式播謳謠。奄違聖日，上仙靈界，遐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方鎮，不獲陪侍行宮，瞻望靈駕，不勝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國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尚饗！

代宗以郭尚父勳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爲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

父二愛姬，

或云，南陽夫人及李夫人。

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媚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

之，賜金帛及簪鏡，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

蒲

○蒲誤，疑當作滿。

置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

實詞別有所呼，不言父。

公主悲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

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癡不聾，不

作阿家阿翁。」小兒女子聞韓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時

○原誤作持，據唐書林改正。

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使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鵠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鵠。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鵠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敕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德宗嘗暮秋獵於苑中。是日天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爲承旨，以聖人能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萬方，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爲學士，獨不署名。具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不協。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余伯父自監察裏行浙東觀察判官，特授高陵縣令。裴尙書武，亦自鄜坊監察宰樂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游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

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爲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

伯父諱儻，貞元三年進

士及第，當年制策登科。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旣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憲宗知權文公甚真。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贓污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羣救之云：『是德興族子。』上曰：『德興必不合有子弟犯贓。若德興在，自犯贓，朕且不赦，況其宗從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祇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撲了。』卽與賞物令去。又賞觀鬪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旣好，便賜汝。』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文宗欲以韋宣州溫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用韋溫？』聲色俱厲。戶部崔侍郎蠡進曰：『韋溫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況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爲神。上聞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環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武宗時，李崖州嘗面奏處士王龜志業堪爲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大僚，安得居山野？不自合有官？』李無以對。又將賜杜棕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數目，其衫色未奉進旨，上久之言曰：『我不可賜其白衫，年小未有官，又難假其服色，但賜青衣無衫可也。』

宣宗朝，兩省官對。上曰：『卿等皆朕諍臣，切須各務公道，但無私黨。所論事，必與卿行。若苟近私，雖直無益。』時予在補闕在外。

大中七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璘時爲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

疏曰：伏以新正大慶，萬國來朝。

華夷願覩盛儀，士庶固當胥悅。但竊開闢輔之內，頗歲不登，自冬已來，降雪極少。尚須祈禱，方軫聖慈。伏見去歲之初，權御宣政。從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簡禮全，人心爲便。伏乞且推此例，停御含元。待至豐年，却依舊典。所冀鵬稱萬壽，不愆元會之期。禮酌一時，益表聖明之美。臣官忝諫列，合陳管見。疏奏之明日，聞上謂宰臣曰：『有諫官疏，來年御含元殿事如何？』

莫須罷否？』宰臣魏公蕃奏曰：『元年大慶，正殿稱賀，亦是常儀，況當無事之時。陛下肆

觀百辟，朝廷盛禮，不可廢闕。』上曰：『近華州奏，光化賊劫下邳縣。又關輔久無雨雪，皆

朕之憂。豈謂之無事？須與他罷。假如權御宣政，亦何不可也？』宰臣奉詔，方欲宣下，而日

官奏太陽當虧，遂罷之。其後宰相因奏對，以遺補多闕，請更除八人。上曰：『諫官但要職

業修舉，亦豈在多。只如張道符、牛業、趙璘輩三數人足矣！使朕聞所未聞。』

## 因話錄卷第二

商部上

商爲臣，凡自王公，至有秩已上，皆入此部。

郭汾陽在汾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勲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寮屬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於王，言虞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吁歎者數四。衆皆不曉，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嬭兒，非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柳君

諱芳，字伯存。

掌汾陽書記時，有高堂之慶。王每因軍中大譏，常戒左右曰：

『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趙夫人板輿至，

君外族趙氏，事具家傳。

王降階與僚屬等立俟，到棚而

退。嘗謂柳君曰：『子儀早親戎事，不盡奉養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寵踰分，雖爲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曰：『若太夫人許降顧子儀之家，使南陽夫人已下執爨，子

儀自捧饌，具供養足矣！」而趙夫人以清素自居，終不一往。

司徒鄭真公，每在方鎮，崇樹公家，陳設器用，無不精備。至於宴犒之事，未嘗刻薄。而居常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無日無之，凡是禮物，皆經神慮。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綰，俱仕招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其後門內居臺席者多矣。

韓僕射臯爲京兆尹，韋相質之以畿尉趨事。及韋公入相，僕射爲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伸故吏之敬。又僕射爲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誤呼先相公名，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之罪。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傳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竟不以爲事，得大賢體矣。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唐，與李庶人不協。後公在鄂州，綺夢萬歲樓上掛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之手，歸則躬置于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鎮南又奏爲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爲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



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又數年，昭公始薨。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爲尙書，惟不歷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往。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異數壽考，爲中朝之首焉。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優泰者，不知其數。

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歿，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闕。又與繼舅萃同時爲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爲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太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諸族罕有。

李尙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尙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尙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尙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大僚睦親敦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馬柳卿元公，

○此句有誤字，按唐語林作中間有楊詹事、柳元公十字爲是。

近日

李相國武都公宗閔，士大夫間罕儔。

裴尙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爲中表所稱。

尙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語其仁，輒流涕。工部名

佖，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爲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

顯列者，不可勝書。

泰章後亦爲尙書。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譚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

暑月臨水，以荷爲杯，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筯刺之，不盡則重飲。燕散，有人言昨飲大歡

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段相文昌，性介狹，燕席賓客，

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

元和已未，宰相有兩李

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因言，性狷急，爲士大夫所非。靖安少師事具國史。○元和已未應作元和已來。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勝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腳跡門生』，前世未有。

劉桂州栖楚爲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

府縣法令，以凌衣冠、奪貧弱爲事，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爲尹，一皆窮治。至有

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旬朔內，坊市姦偷宿猾，懾氣屏跡。余嘗與友生入市，市內有一

軍人，乘醉誤突○原誤作吃，據唐語林改。友生驢。過旁諸少年噪曰：『癡男子死日到，敢近衣冠耶？』人

人似頭上各有一劉尹，慄慄惴惴，不敢爲非。而與屬吏言，未曾傷氣，不叱責一官。人常謂府

縣僚曰：『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李司徒汧公鎮宣武，戎事之隙，以琴書爲娛。自造琴，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

不中者，棄之。故所蓄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琴兼箏聲，惟二寵妓曰秀奴、

七七，皆聰慧善琴，兼箏與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

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

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草裏頭，對客盛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

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

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與璘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處相接，慕先君家行及詩韻，契分最深。伯父高陵府君夫人韋氏，即兵部之姨妹也。余雖不及見，每聞長屬說其風格容儀，真神仙也。又傳聞汧公徐夫人雖生二子，中年於徐夫人琴瑟小乖，及兵部在母之後，情好加重。

夫人情性益善於初。既得君於諸子之中，寶愛懸隔，天人降謫，信不誣矣。在官所得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惟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姨，事事禮厚。元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弘農公既爲傳，此不復書。君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讀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燕于寺中。明日

謂君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浣鹿培○指當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

庶人大笑。約天性唯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陝州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咏不

輟。巨源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致得。

裴晉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與一資半級，

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

沈吏部傳

○原誤作傳，據唐書本傳改正。

師，性不流不矯，待物以和。觀察三方，皆脂膏之地，去鎮無餘蓄。京城

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公先君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體裁精簡，雖宋、韓、范、裴亦不能過，自此之後，無有比者。公繼世爲史官，及出鎮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人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嘗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公名問已光，又在班列，往往賓客至門，值公方受杖責。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府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於街中杖殺之。及因對殿，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典法，不獨侮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 因話錄卷第三

### 商部下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爲得人。惜其命運湮厄，不得在掄鑒之地。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最多者，蘇少常景胤、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標雅範，爲後來所重。少卿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亦士林之美。

廣平程子齊普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書三卷，韓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於主司曰：

『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下第，大振屈聲。庾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李太師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左拾遺。竟因李公之累，涇厄而沒。其立身貞苦，能清譚樂善，士多附之。惜其位不至耳。與堂舅李信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書證，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余宗姪櫓，應進士時，著鄉籍一篇，大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弘宣、盧尚書簡辭、弘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著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

謂之楊家上下門生。

代有姑之婿，與姪之婿，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公石，是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國武都公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冲、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筍。

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倣，就中尤長於章草，爲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已來，柳尙書公權，又以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尙

書與族孫環，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以來，奕世以文學

居清列。舍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

性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記錄此書後二年，柳公方知舉。

開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

○原誤作邢。

部員外郎紇干

原誤作于，今正。

公，崔相國羣門生也。公及第日，

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舍於相國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

年科目八人，六人繼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勅頭孫河南穀，先於鴈門公爲丞。

公後自中書舍

人，觀察江西，又歷工部侍郎，節制南海，累贈封鴈門公。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公臨薨，却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

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

簡切而不亂。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嗣位之十三載，

○原作之嗣位三十載六字，誤。據全唐文改正。

寰海鏡

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



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勳，爲章武佐命，觀其辭賦氣概，豈得無異日之事乎？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閬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

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麻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閬鄉，常侍豈宜問馬？』

新野庾倬，貞元初，爲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己饌以餉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歎。倬生簡休。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清○清應作齊。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持老親

歸洛。與其弟自昇肩輿，晨暮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齊

古，好博戲賭錢，還古絡藏中物，雖妻之貨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爲債息，爲惡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爲之稍

節。有堂弟浪跡好吹簫築，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爲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于時，惜也。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梓之禮於令，令堅辭不敢當，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數篋，將遺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爲相，其母月織絹一疋，以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是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將校之列，又難置於賤卒，盡署爲將。○將上疑有散字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獻啓訴於公者。其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作赤烘，羊羔兒作聲盡是沒益。』公覽之而笑，各改署他職。

太子陸文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多能，學膽辭逸，談諧縱辯，蓋東方曼倩之儔。與余外祖戶曹府君，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戶曹，諱濟，字中庸，別有傳。交契深至。外祖有牋事狀，陸君所撰。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余幼年尙記識一復州老僧，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又有追感陸僧詩至多。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筯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裴濟爲陝府錄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使充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面約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凡三召不至。公極怒。明晨召濟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禮分，面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濟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請吾子歸所止。』濟既退，汧公遽命駕訪之，拜請置在賓席。濟之子充爲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儕以例，皆止中考，訴於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當出於人。本設考』

課，爲獎勵勞，則書豈繫於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爲優劣，則卿合書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吃杖矣！」卿笑且慚，遂特書上考。

在有龍名，充至湖州刺史。

源後累遷同州刺史，所

崔相國羣爲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柳元公善張尙書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郎則小僕射之小字也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

「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耶？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拜謝。元公爲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出其妓者，言之數四，元公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謙姪女也。崔氏兄卽，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于居室內。臨

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爲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吊崔氏之孤訖。李使婢傳語曰：『新婦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乃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嚮于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爲崔孤置田宅，兼爲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於人，惟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爲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

有讀蕭氏集，問功曹是誰子孫，及有後否。余應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諱順之，齊書有傳。武帝受禪，武尊文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陽王，薨諡忠烈。恢生宜豐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威大將軍夙。夙生雅州都督善義。善義生左衛錄事參軍元恭。元恭生密縣主簿旻。旻生楊府功曹諱穎士，字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之風。時裴延齡爲戶部尙書，恃恩姦佞，與張滂不叶。金部惡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以山水自娛，識者甚高之。終于檢校倉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無後。惟次子東，從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縣。功曹以其子妻門人柳君諱濟，字中庸，卽余之外王父也。韓文公少時，常受蕭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

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霞。』留百緡以拯之。或傳功曹爲李林甫所召，時在禪制中，謁見，林甫薄之，不復用。蕭遂作伐櫻桃樹賦以刺。此蓋不與者所輕也。功曹孝愛著於士林，李吏部華稱其冒難葬親，豈有越禮之事？此事且下蕭公數等者不爲。余嘗聞外族長老說，林甫聞功曹名，欲見之，知在艱棘。後聞禪制已畢，令功曹所厚之人導意，請於蕭君所居側僧舍一見，遂許之。林甫出中書至寺，自以宰輔之尊，意謂功曹便於下馬處趨見。功曹乃於門內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吊。由此怒其恃才敢與宰相敵禮，竟不問。後余見今丞相崔公鉉，說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即李北海之外孫也。柳夫人聰明強記，且得於其外族，可爲實錄。

余座主隴西公爲臺丞，奏今孔尚書溫、丞相徐公商爲監察。及孔爲中丞，隴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朝。而孔徐二公並時爲丞相，每譙集，時人以爲盛事。亦可太息於宦途也。

唐尚書特，太和六年，尉渭南，爲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相棕時爲京兆尹，將託親知間等第。

時重十人，  
內爲等第。

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

上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前後莫比。

時余偶在等  
第之選。

權實子範爲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求取者，事發，笞臀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尙有不稟奉者，況憑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且是知抑豪強，可以末減。後吏則挾臺之威，恐嚇百姓，杖背全命，猶爲至輕。』

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先到臺中。三院多張之親友，爲求馬價，同列有或怒或嗤而不署文字者。權獨先署，謂衆曰：『某向不與張君熟，且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緡何足爲輕重？若使小生薦所不知之人，實不從衆署狀。』

刑部郎中元沛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夫人既寡居，奉玄元之教，受道籙於吳筠先生，精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高臥廬山。察之長子潯，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尙靈玄矣。

## 因話錄卷第四

角部

角，爲人凡不仕者，皆以此部。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虛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恹盡去。呂侍郎渭、楊侍郎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禱不獲，或請邀致先生。楊公曰：『田先生豈爲人所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弊衣，欣然就輦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先生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而昇壇，天即開霽。嘗有村姥，持一碧絹襦來奉先生，先生對衆便著之，在坐者竊笑，先生不以介意。楊公嘗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衙門，先生即于門外坐輓階著襪，旁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先生，兼遺銀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先生曰：『報汝阿本郎，不久即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逆，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



子。及溫入，下牀撫其背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真樸如此。良逸母爲喜王寺尼，尼衆皆呼先生爲小師。嘗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曰：『此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氣，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尙亦相類。兄事於田，號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知之。後居九貞觀，曾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語其故云：『於山口見一猛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踏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兄事蔣君，於田君即鄰于入室。歐陽曾一夕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君蛻去，蔣次之，歐陽亦逝。桐柏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沌，蔣之門人也。陳徐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科法清嚴，今爲南嶽首冠。

道士陶天活者，安南人。居瀕海，海溢，家人悉驚走避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得，舉族悲念。泊水退而歸，其嬰兒在桑之交枝，無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活爲名。及長，聰慧簡率，

真氣內充。自元和至大和，爲供奉道士，朝野歸嚮。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贊。韋公全不稱賞，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公吟諷，大加歎咏。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伏其鑒別之精。元和以來，京城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號。偶因勢進，則得補署，遂以爲頭銜。各因所業談論，取本教所業，以符大德之目，此猶近于理。至有號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稱，豈爲繙徒設耶？訛亦甚矣！有似昔歲，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此科亦豈可應耶？號欺疊俗，皆此類也。

昔北齊封陽休之爲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爲王？』使林遠及陶隱居之徒，當必爲休之恥矣。

有文淑僧者，公爲聚衆譚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爲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爲歌曲。其毗庶

易誘，釋徒苟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繫功德使，不懼臺省府縣，以士流好窺其所爲，視衣冠過於仇讎，而淑僧最甚，前後杖背，流在邊地數矣。

元和中，僧鑒虛本爲不知肉味，作僧素無道行。及有罪伏誅，後人遂作鑒虛煮肉法，大行於世。不妨他僧爲之，置于鑒虛耳。亦猶才命論稱張燕公，草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也。故其辭多鄙淺。

盧子嚴說，早年隨其懿親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塗，

○原作塗，據唐書地理志改正。

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

也。鑪跡猶在，後爲佛舍。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彥範，姓劉，雖爲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軍、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精強，僧行不虧。性頗嗜酒，飲亦未嘗及亂。學徒有攜壺至者，欣然而受之。每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爲鹿所損，人勸以垣隔之，諸名士悉樂爲運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瓷壺置于懷中。累石之際，因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彥範笑而傾飲。滿似酣，則語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微奧，至多不倦。鄭君更徵其遺事，僧歎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都無前輩之風。』因出一紙，穆兵部與書，傾寒暄之儀極卑敬。其略曰：『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

居班列，終日塵屑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待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門人姓名，狀上和尙法座前，不言官位，當時嗜學事師，可謂至矣。又云，有耆宿僧總持，彥範之友也。爲人清苦，一生未曾干人。惟自墾山，種田數畝給衣食。或遇豐歲多麥，傍有滯穗，度知其主必不收者，拾之以歸。若可惜者，則求而積之，召主以付，不至則置于路口，其獨行如此。

###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將譚可則，因防邊爲吐蕃所掠。初到蕃中，蕃人未知憲宗棄天下，日夜懼王師復河湟，不安寢食。可則既至，械繫之置地牢中，絕其飲食，考問累至。可則具告以大行昇遐，蕃人尙未之信。其傍有知書者，可則因略記遺詔示之，乃信焉。蕃法刻木爲印，每有急事，則使人馳馬赴贊府牙帳，日行數百里，使者上馬如飛，號爲馬使。報得可則審憲皇崩問之狀。先是，每得華人，其無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輒黥其面。羸有文藝者，則湮其臂，以候贊普之命。得華人補爲吏者，則呼爲舍人。可則以曉文字，將以爲知漢書舍人，可則不願。其

舊舍人有姓崔者，本華人，可則嘗于靈武相識。其人大爲蕃帥所信，爲言之，得免。可則前後數逃歸，輒爲候者所得。蕃帥雖不殺，以皮鞭撻之，凡數百，竟得脫。凡在蕃六年，及歸，詣闕自陳，敕付神策軍前馳○馳，應作驅。使。未及進用，爲軍中沙汰，因配在浙東，止得散將而已，竟無官。開成四年，余于越州遇之，見其步履不快，云于蕃中走時凍損足。視其臂，一字尙存。譯云：『天子家臣。』可則亦細言河湟可復之狀。聽其語，猶微染戎音。

### 諧戲附

玄宗問黃幡綽：

『是勿兒得人憐？』

是勿兒，猶言何兒也。

對曰：『自家兒得人憐。』

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春宮，常

危懼。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

上又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

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上笑而止。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噴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喉？』

幡綽曰：『此非錯喉，是噴嚏。』

幡綽優人，假戲謔之言，譬悟時主，解紛救禍之事甚衆，真滑稽之雄。

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應聲答曰：『總是小寶建德。』李尙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

寒溫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僕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賣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尙書，此猶在否？』其人慚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尙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尙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興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一日後，洪之屬邑民產一子，有三首，李公覽狀惡之，久不憚。

愿曰：『留待長大，令試僕。』○原誤作僕，今正。頭。

李紆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以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紆樂採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爲設酒饌，徐問八錢之義。負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爲破的，紆甚慚。呼舉

不正，故云短也。

京兆龐尹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留款曲，兼命對舉匕筯。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止竟：

『郎君何姓？』曰：『某姓龐。』龐撫掌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龐，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尙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卽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謁無時。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頓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盧尙書弘宣，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早出，尙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尙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弼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辯之，皆大笑。

有人說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尙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易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

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實、恭相類耳。

衢州視事際，有婦人姓翁，陳牒論田產，稱阿公阿翁在日，下阿翁兩字，言其大父也。坐客笑之。因徵其類。余嘗目覩者，王屋有梓人女曰阿家，京中有阿輔，洪州有阿姑，蜀中有阿母，洛中有阿伯、阿郎，皆因其姓，亦堪笑也。



## 因話錄卷第五

徵部

徵爲事，凡不爲其人與物而汎說者，皆入此部。

尙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爲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諸郎，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卽有人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祠部呼爲冰

去聲。

廳，言其清且冷也。

尙書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頗覺爲煩。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櫃加鑰以貯之，人以爲便，至今不改。櫃初成，州戎時爲吏部郎中，大書其上，戲作考詞狀：『嘗有千有萬，忍俊不禁考上下。』

秘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秘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卽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書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廟被校書侵。』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爲端公。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

謂之雜端。見臺長，則曰知雜侍御。雖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號不改。見宰相，則曰知雜某姓某官。臺院非知雜者，乃俗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呼爲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殿中。最新入，知右巡，已次知左巡，號兩巡使，所主繁劇。及遷向上，則又入推，益爲勞屑，惟其中間，則入清閑。故臺中諺曰：『免巡未推，只得自知。』言其暢適也。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玄真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衆呼亦曰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監察。若三院同見臺長，則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紀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會，雜事不至，則無所檢轄，惟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端在南揖，主簿在北揖。○二揖字，唐肅林並作楊。兩院則分坐，雖舉匕筯，皆絕談笑。食畢，則主簿持黃卷揖曰：『請舉事。』于是臺院白雜端曰：『舉事。』欲上堂，三院長各於會堂南廊下，先白雜端云：『合舉事。』則舉曰：『某姓侍御更有姓同者，則以第行別之。有某過，請准條。』主簿書之。其兩院皆如此。若舉時差錯，則最小殿中舉院長，最小侍御史舉殿院長。又錯，則向上人通舉。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凡見黃卷罰直遇赦悉免。○免，原作罰，據唐語林校改。臺長到諸院，凡官吏所罰，亦悉免。御史歷歷原作處，據唐語林校改。三院雖至美，而月滿殿中推鞠。○原誤作鞠，據唐語林校改。之勞，憚於轉兩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領推也，多不顧爲，以此臺中以殿中轉兩院爲戲謔之辭。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有時殿中入

柱裏，則共哈之曰：『著直略反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白事，謂

之『○纂唐原作夢，據唐語林校改。端』。竅端有罰。殿中已免巡，遇○通原作遇，據唐語林校改。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

權知，謂之『○纂唐原作夢，據唐語林校改。端巡』。臺官有親愛除拜喜慶之事，則謁院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凡

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院長每上堂了各報，諸御史皆立於南廊，便服靴鞋以俟院

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門，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門，揖侍御史。凡入

門至食，凡數揖。大抵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

最合敬，以恐煩却損。○損唐語林作揖。往往自臺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

至待漏院偃息，則有臥揖。上門有馬揖。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決罰又

必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話于都廳，亦曰御史初上，後遇雜端上堂，則舉三豎九失

堂，其犯舊條並不罰。○亦察院南院，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意緣是新入，欲併罰出，未遇雜端上

曰二字唐語林校勘記謂衍。禮察唐原作察，據唐語林校改。廳，謂之松廳，

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壓廳，寢于此多壓。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

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啓，故謂之『茶餅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

廳』。吏察之上，則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監察使，同僚之冠也，謂之院長。臺中

敬長，三院皆有長。察院風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長。院長辭疾不見，則

不得謝

○謝字，據唐語林校補。

及上矣。

諸家御史臺記，多載當時御史事跡，戲笑之言，故事甚略。臺中有儀注，近漸遺闕，雖有版榜，亦但錄一時要節，自此轉恐廢滅矣。因與親友話及此，遂粗疏之。○注原誤作註，改正。

據唐語林改正。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尚書休爲諫議大夫，形質短小。諸舍人

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對曰：『若怪即曳向下着。』衆皆大笑。後除舍人。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後世反爲害也？』

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託文字，以市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知後世有權醢閉糴茶鹽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尙，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開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衒姻援，而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澆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耶？其由聖人啓之耶？其後世爲治者，引而熾之耶？嗚呼！馬肝之說，余不忍言。所可歎者，伊、周初以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國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以降，行滔天之心，援此爲法，尤可悲也。桀、紂、幽、厲，身遭放弑，常與萬世之君，必爲龜鏡。則伊、周一時公忠，反誤後世亂臣賊子；

桀、紂、幽、厲，一時淫虐，而有益萬世明君矣。善爲政者，有才必用，用必當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則不任。故使人無棄無濫，天下無一人嘆不遇而懷過望之事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傳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臧僖伯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班固稱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者也。」光武不許館陶公主子爲郎。前代明哲之主，及霸業之君，國朝列聖，躬親庶政，用才使器，著在史籍者多矣。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視，猶于小官小吏，一賞一罰，重慎如此。況輔弼之臣，豈得容易苟且哉？苻秦入寇，謝安石用其兄子玄爲帥以拒之。郗超雖素與不善，聞而歎曰：「安爲重舉親，明也。玄心不負舉，才也。」人皆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果立功於淮淝，破苻秦百萬之衆。郗嘉賓之言，亦可謂至公矣。今之人徒私于所親，無安石之明，徒憎所不善，無嘉賓之論，可悲矣！李林甫姦邪陰賊，妬嫉賢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構害。而守尋常仕進者，各獲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感之者乎？韓晉公節制三吳，多歷年所，取資佐僚屬，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能解。召之與譏而觀之，畢席端坐

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之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裴光德

○原作先德，據舊唐書本傳改正。

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給恤優厚，從容款洽，在其

第無所不爲。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其執守如此。嗚呼，上不慎名器，是以廝養待賢也；下不慎名器，是以嬰孩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濫訛弊，流蕩可憂，不知誰之咎也。已上二章，偶曾論及，坐有相知者，因附於此。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尙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爲話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正敕也。

有人撰集怪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書符，不見國史。』不知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有道術者，乃法善也。談話之誤差尙可，若著于文字，其誤甚矣。

又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真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

又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賓是諸王封號也。今人往往說舊云：『準皇太子教。』不知皇太子合稱令。稱教，乃王公也。此皆不知根本之誤也。

人道尚右，以右爲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之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所任在地，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爲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云：『明饗君非禮

○禮字，據十三經注疏校補。

也。』今之方鎮刺史入本部，於令長以下，禮絕賓主，猶近君臣。至于藩鎮，經管內支郡，則俱是古南面諸侯，但以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謙讓，則異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阼階之儀，昧于禮經，遂同僭擬，是不講貫所致。又小人姑息訛認相承，亦

可笑且歎也。

近見會補闕，實引禮記鄉飲酒義。言東方仁，仁者主人之位；西方義，義者賓之位。此理亦至當矣。

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所以世之書題有閣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呼執事，言閣下之執事人耳。劉子玄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呼執事，卽其例也。其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斥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

令，悉呼閣下。至于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亦謂上下無別矣。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于釋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于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疎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慙怪。夫閣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從叔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

近見房州刺史李使君所著資暇集，亦與此說相符耳。○資暇集原誤作資假，脫集字。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違時。齋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真觀有一石，俗呼爲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留之。寶曆中，余下第還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舁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槎者，相襲謬誤矣。縱出雜書，亦不足據。

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尙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

南朝同也。

武后朝，

御史臺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會有東西臺之稱。惟俗間呼在京爲西臺，東都爲東臺。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後人不名者，呼爲西臺，又不知出何故事。豈以其名上栖字，遂呼之耶？又呼杜門下黃裳。

○案下有闕文。

爲當致敬，安得輒廢？若妖神淫祀，無名而設。苟





食物，偏旁盡從食。又啗字聲不同，索前史及諸家并佛經，多作口邊敢。其音與著兩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韻，噉字是正也，著兩火俗也，並徒敢反，正合作噉不疑矣。啗馬卽合用啗字，音徒濫反。以義言之，以物自食，謂之噉。以物餒人，謂之啗。又案漢書高帝紀云：『使酈食其陸賈往說，將啗以利。』顏監注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啗食，則改變爲徒濫反。今以利誘之，取實爲辭也。』顏監講啗字雖未分明，亦無口傍兩火之說。則明是字俗相傳，而後人爲姓，亦因俗耳。近日書餅噉字，至有食邊口邊作覃，及口邊作詹者，率意而爲，其誤甚矣。切韻是尋常文書，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

## 因話錄卷第六

### 羽部

南人長林中大樹謂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則必神怒致禍。□□乃斧他人之樹，爲主所訴，官捕而鞠之，當以盜論。其家質田以賂獄吏，鬻衣以備囚糧，卒不免笞背，皆被瘡而歸，此乃避禍而速禍也。

又有里人爲鄰巫所惑，而當有災，宜謝神，乃殺家犢，釀酒，擊鼓以祀。時官禁屠牛私釀，法甚峻。又當國忌，不合動樂。併犯三罪，爲吏所擒。家長鄰保，皆抵重罪，連及數十人，此乃釀災適所以致災也。其愚如此。

洪州優胡曹贊者，長近八尺，知書而多慧。凡諸諧戲，曲盡其能。又善爲水嬉，百尺橋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而，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鞦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繫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繫。至于回旋出沒，變易千狀，見者目駭神竦，莫能測之。恐有他術致之，不爾真輕生也。

軍中有透劍門伎。大燕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爲椶櫚之狀。其人乘小馬，至

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審度以下十字，唐書林作審度調直，鞭馬而過八字，按以唐書林爲是。鉅爲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襲軍則爲之，所獲賞止於三數疋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名入。至呈伎之際，極爲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於刃下。

有士鬻產於外，得錢數百緡，懼川途之難贖也，祈所知納于公藏，而持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寘之衣囊。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輕此囊，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其夜，殺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開無獲，投牒于水。盜爲吏所捕，得其狀。樞機之發，豈容易哉？此所謂不密而致害也。

進士鄭鞏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有鄰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電雨，發洪，數家皆陷溺無遺，惟盧氏當中一家無恙。

寶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受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雨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下。寒，爭附火，惟寶公寢于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寶秘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力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入。

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此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榮達。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目之甚久，命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錯，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之。謂錯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爲恨。登朝亦得大美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簡辭已下三人，親昆弟也。弘宣又簡辭之族兄也。

張曇爲汾陽王從事，家嘗有怪。召術者問之，言以大禍將至，惟休退則免。曇不之信。又方燕賓，席上見血，有巫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曇怒杖之。其後曇言語乖度，公頗銜之。又屢言同列間事，每獨候見，多值公方燕寵姬所。不令白事，必抑門者令通。公謂其以武臣輕忽，益不平之。後因請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囚之以聞，竟斃于杖。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或傳是陳子諒。

李涼公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于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其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一人，昇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都水使者崔綽，少年豪俠，不拘小節。天寶中，有方士過其家，崔傾財奉之，亦無所望。方士臨去，留藥一丸爲別。崔殊不之重，埋于牀下。燕薊之亂，家人避賊，崔在後未去。忽見牀下有菌，甚肥鮮，因煮而食之，雜以葷味，自此體腹輕健，至老更無疾病，月中視小字，夜食生麋。

元和初猶在，年九十餘卒。蘇州刺史韋公

余之祖

集中所贈崔都水詩者是也。向得靈藥，便能

正爾服之，當已輕舉矣。其次，食所化靈芝，不雜葷茹，又應反顏住世，壽不可量。蓋玄中但以有壽無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即蘇州之堂妹壻也。

崔相國羣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闌臺。雖遭亂瀆，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也。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

師尙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尙書臯在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爲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從刑部尙書除觀察。明年冬，牛公實來。宰臣建節鎮夏口，自牛公始也。

博陵崔子年出書一通示余曰：『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譖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卽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數百，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卽言大使無恙。弘素與某熟，遂至臥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吸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時，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治汗寫經。諫官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常爲予說。』已上並本錄，崔公名壽。

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廚中磨刀，將就生割羊脚。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廚，倉卒相值，鋒正中妻兄心，卽死。所在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徑投於地，

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余按廣陵烈士傳曰：『劉雋，字幼節。遷宛朐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爲吏民所親。時縣有友人相過者，主人歡喜爲具，捕犬，因誤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辜。」雋曰：「聞許太子至孝，誤不嘗藥，史官書弑君，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無讎恨，但歡喜爲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辜。」王○王，據上文應作平。法者，拘有常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綬去。』蓋與此事相近。而徐州者，神爲之辯耳。

漢州開元寺，有菩薩像。自頂及焰光坐趺，都是一段青石。潔膩可愛，雕琢極工，高數尺。會昌毀寺時，佛像多遭摧折剝缺，惟此不傷絲毫。及再立寺，僧振古寶而置放西廊。余與京大德知玄法事西川從事楊仁贍同謁，楊深于釋氏，好古之士也。瞻敬彌日，而玄心精識多聞，話其本末云：『先是匠人得此石異之，虔心鐫刻，殆忘寢食。有美女常器食給之。其人運思在像，都無邪思。久之，怠而妄心生，女乃不至。饑渴既逼，兼毒厲匝體，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謝切至，女復來，其病立愈。而像即成。亦嘗有記錄，因毀寺失其傳焉。寺今再立矣。』

元和、長慶中，兩京閭巷間相見，多云：『合是阿舅。』及太和以來，文宗欲崇樹外戚，而詐稱國



舅者數輩，竟不得其真。合是之說，果有驗矣。

余年小，在江漢，嘗與羣兒戲。以竹竿

○筆疑爲華之誤

爲鎗，烏翎飾其上，裂紙爲旌旗，作戰鬪之像，相

向云殺。俄爾立定，又云再殺。不數年，憲宗剪除羣寇，蔡、齊二巨猾，相次夷滅，再殺之應也。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爲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太和初，王潛爲荊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斃，僵臥塞塗。是歲潛卒。此近馬禍也。

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尙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食，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眎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流輩多已崇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先期舉人，無周方之名者，益悶悶。太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景方居守，尙書族弟也。赴舉過陝。尙書時廉察陝郊，詰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名之，殊無義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極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成

○成疑當作城。

觀察大夫鄭常說此事。大夫，卽滂之再從

弟也。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士紙之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綴山月○月下當脫夜字。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子溥，鄭公之子。

大中九年，沈詢侍郎以中書舍人知舉。其登第門生李彬父叢爲萬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會，倉部李郎中蟻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蟻與賢座主同年。』時右司李郎中從晦，又在座戲蟻曰：『殊未耳！小生與賢座主同年，如何？』謂彬○原誤作彬，今正。州柳侍郎也。衆皆以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尙書審，則又柳公座主楊相國之同年，與坐嗟嘆。侍讀諫議漳說。

河南孔尹溫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彬○原誤作彬，今正。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尙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孫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鄭又自說，早承相國武都公知獎。當時爲大理司直，常嘆滯淹。會張翥欲除大常博士，李公云：『鄭司直久屈，必請舉自代。』旋遇蕭贊服闋，且要與官，諸坐遂以蕭爲博士。前此，有大雲寺僧寶銳者，知人休咎。因問之，銳曰：『司直朝官終得，中間且合爲數郡，如何便

得？』既而以侍御史歷作河陽、浙西、淮南，累至檢校郎中，方除比部員外郎。銳師說事，亦不常中，此又極驗者。以陰陽要顯前定之事耳。

王蒙者，與趙門下憬，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公見喜極，給卹甚厚，將擢爲御史。時憲僚數至少，德宗甚難於除授。而趙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繡衣之拜矣。一日，偶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宰臣對，趙公乘間奏曰：『御史府闕人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其闕員，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料卿祇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趙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卽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薦二人，其一卽蒙也。上曰：『且將狀來。』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公不之對。延齡慍罵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不爲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復至，陛下但詰其所自卽知矣。』他日上閣，問

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而趙公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

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皆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僱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中善醫眼，來爲白府主，請遣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崔公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癯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甚遠。』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効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戶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使宅北樓，惟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象與小豎扶公而至於庭。坐既定，聞櫛焉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

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傅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指，堅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金陵。嗟夫！向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鉤入輔，爲帝股肱？此數事足驗玄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